

蚂蚁岛

名家有约

莫小米

去过东海边一个小岛,叫蚂蚁岛。

它只有两个平方公里,在浙江省地图上是没有的,在舟山市的地图上有了,只是一个白点,就像是信手画上去的星星点点的无名岛屿。

蚂蚁岛的中午阳光白炽。所有人家的门前、每一条路的两边都晾晒着墨绿色的渔网,不是晾晒,就是这么一捆捆、一行行地堆放在那儿。把这些网都摊开,肯定比整个蚂蚁岛还要大,它们是要去捞海的,只有在海里,它们才摊

得开、收得拢。

蚂蚁岛的夜晚藏身在浓湿的雾气中,消失在漆黑的大海里。真如一枚小蚂蚁,天上地下都找不着它。

要不是那个陈列馆作证,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隔世的小岛还曾经当过偌大中国的典型。20世纪五十年代,蚂蚁岛曾在全国第一个渔业公社的名义,名噪一时。

黑白照片上,那些年轻的渔家女,居然破了“女人不出海”的戒令,用搓草绳攒起的钱购置了渔船,姐妹们出海了。谁知她们当初是怎么想的,正值花季,也许是生计,也许是好玩,也许是被某种口号蛊惑。反正后来总结出轰轰烈烈的经验,都是人家的事,

她们只是在新闻记者镜头中簇拥着拍照,自豪的微笑流传至今。

我站在这些像片前时,有一位老大太扯我的衣角,又有一位更老的老太太扯我的衣角。我发现她俩在我身边已有一会儿了。她们指着像片,说这个就是我,这个就是我。

小岛撒落在大海里,就像贝壳一样多。一个小岛,阳光、海风、鱼腥,千年不变。除了“大兴人民公社”的当年,来岛的人不会太多,而小岛可以告诉别人的事情更少,因此那一次荣耀,便值得一说再说。

当年渔家女的孙女儿,美丽如花。海岛的女孩,个个是纤柔的腰身,没有

一个蠢胖的。但她不会再出海了,她是我们的导游。有人来岛让她兴奋,谈话间表达出单纯的愿望,到大一些、更大一些的岛上陆上去生活,与女孩子的梦相比,蚂蚁岛实在是太小了。

有人离开小岛,就不再回来。但总有人在此固守,在此终老。蚂蚁岛人有非凡的创意,蚂蚁岛有一阴一阳相邻的两个岛。人生始终,始于大蚂蚁岛,终于小蚂蚁岛。蚂蚁岛人生,生也相亲,死亦相随。各占一隅,不相搅扰。生者与逝者隔水相望,不需要桥,不需要隧道,不需要工程,不需要仪式,小船离岸又靠岸,即完成了生死过渡。

人人都能到达彼岸。

欣欣向荣



王建才 摄

布谷鸟叫了

王丰

春雷响过,“咕咕——咕,咕咕——咕”布谷鸟的叫声就紧密起来了。

布谷鸟冬天里也叫,秋天里也叫,夏天里也叫,叫得最欢的是春尾夏初。特别是有雨的早晨,青翠的山头有薄雾绕着,“咕咕——咕,咕咕——咕”,一声接一声,叫声从薄雾里传来,很生机,很勃勃。

鸟类的鸣叫大多数情况是在求偶,布谷鸟的鸣叫应该也是。

在家乡,初夏之时,几乎昼夜都能听到布谷鸟宏亮而多少有些凄凉的叫声。

因着其发音,“咕咕——咕”似“布谷——谷”,古人常附会其有催促农耕之意。宋代蔡襄写道:“布谷声中雨满犁,催耕不独

野人知,荷锄莫道春耘早,正是披蓑化犊时。”将布谷的鸣叫与春耕联系在了一起。

而将布谷鸟的鸣叫说与哀伤凄凉象征,

可能是出于它鸣叫的声音。它的叫声

为四声一度——“布谷布谷,布谷布谷”。

另外,还有蜀王望帝杜宇死后化作杜鹃的传说附着。在此不再赘述。

布谷鸟密密麻麻叫起来,是时候啦,村里的大男人背上柴冲(挑柴工具),系上柴刀,上山斫“布谷柴”去。

“布谷柴”这个时候全身还是光秃秃的。别的柴火早已绿叶满枝,连那地上的草也碧青一片啦,“布谷柴”它还睡在冬天里。

“布谷柴”离村坊近的山上少见,要有也不成片,斫“布谷柴”要到二十多里外,靠了安徽的那些高山上去,那里“布谷柴”长得粗粗壮壮,成片成林。

斫“布谷柴”清早就起床,先“切磋切磋”磨好柴刀,再整理好柴冲,穿上草鞋袜,吃几个苞芦馃,带上饭袋。饭袋里还是几个苞芦馃,苞芦馃里夹几块油豆腐,午饭在山上就着泉水吃。

“布谷柴”一天斫一担。

布谷鸟叫得越来越厉害啦,好做秧田啦。

秧田就固定那几块,去年秋收后就让

它闲着,养足精神。一头黄牛,赶下秧田:

耕、耙、耖,把秧田里的泥弄得细如面粉,柔

似粉团。接着起垄,开沟,再接着把斫来的

“布谷柴”一根一根用脚踏进泥土里,用木

耙勾把垅上的泥抹平,等着谷芽到来。

“布谷柴”在泥里烂,慢慢烂,慢慢发

出肥力。谷芽撒在秧垅上,麻雀“呼”一阵

飞来,偷着吃,“饿唏饿唏”一赶,麻雀们

“呼”一阵又飞走。这样来来往往半个月

左右,秧苗绿油油盖住了垅。

绿得发黑的秧苗,它下面一定是埋了“布谷柴”的。

“布谷柴”很肥。

村子里有一个很会斫柴的人,记得大家叫他“善”,学名叫什么不太清楚了。他上山斫柴,每次一大担,近两百斤。早上,人家老早就出门了,他不慌不忙,日头孔老高了才上山。傍晚,第一个挑了柴火回家的却都是他。他斫的柴,根根笔挺,粗细均匀,放进灶锅里烧,火旺,耐烧。他斫来的“布谷柴”,不粗不细,根根出头。

他说:“布谷柴”太粗了皮老没肥力,太细皮薄肥力不足。我有一次跟他去斫“布谷柴”,他那一担足足有二百二十多斤,我斫了百来斤。我挑了一半路就走不动了,他对着我摇一摇头,顾自“呼啦啦”挑着“布谷柴”走了。

没一会儿工夫,他空着手转身来从我肩上把“布谷柴”挑过去,“呼啦啦”往前挑,就这样一阵阵接力帮我挑回家。

他膝下无儿无女,一世勤劳到终。

每年布谷鸟叫得密的时候,我总会想起斫“布谷柴”,总会想起他来,想着想着心里就发酸。

布谷鸟叫了。

梨花韵

方语函

春风拂过,我欣赏着梨花漫天飞舞,如雪般花瓣随风飘散,它们扭转着、徘徊着,最后落在了地上,变成了花儿的地毯。

那一朵朵梨花,好似下凡的仙女,美得脱俗、美得优雅、美得耀眼。雪一般的花瓣,似乎并不如牡丹妖艳,这朴素的颜色在五彩斑斓的世界里却是如此平凡。但它摆脱了人世的庸俗,化为最纯洁的

爱,走进了我的心中。我深知,梨花不是那些花天酒地里的人能够欣赏的,它只有最纯洁也最刚烈的孩子们才能配得上的。

恍惚间,我记起了梨花的花语:纯情、纯真的爱,永分离。我仰望枝头那俏丽的梨花。它纯洁,冰身玉肤,凝脂欲滴,妩媚多姿,是柔的化身;它刚烈,抖落寒峭,独立枝头,说谢就谢,是刚的根本。它刚柔并济,香气扑鼻,引得诗人无不赞叹。

唐有白居易的“玉容寂寞泪阑干,梨花一

枝春带雨”;宋有辛弃疾的“梦回人远许多愁,只在梨花风雨处”;清有纳兰性德的“一别如斯,落尽梨花月又西”。梨花虽美,却依然纯真,素白的颜色好似一汪清泉流进了我的心里。

风止了,花静了,只留下一地的落花,静静地等待着。我不知道它等待的是谁;我也无法知道,它亦或是他什么时候会来。作为欣赏者,我只能欣赏它。

忆江南—— 双调四季咏物

郑能文

忆江南·春桃

春来也,纵使满城风。寒食工夫裁杏雨,清明时节染桃红。何止是匆匆。

春去也,一抹澹烟笼。郎意徘徊三月暮,主人耽搁十年翁。花落故园中。

忆江南·夏荷

蛙声起,碧叶盖羞红。初吐花香翻玉露,忘寻波影挂塘风。春老画芙蓉。

烟水抵,昔日坐乌篷。倾雨何须三四处,劲雷非又百千中。吾在此桥东。

忆江南·秋菊

东篱酒,有客自相逢。知是今年秋色好,分明他岁故园重。千盏北风中。

当醉后,送客人烟笼。霜冷天涯君独立,广寒宫里月惺忪。还数夜离鸿。

忆江南·冬梅

寒山冽,腊月亦从容。应借南枝朝暮雪,当横疏影白头翁。惟有故人逢。

高士卧,恰好伴青峰。明月江头题绝壁,孤村林下起东风。真可寄春慵。